

新经典·南海出版公司  
[德]西格弗里德·伦茨著  
许昌菊译  
《语文课》

## 语文课不寻常

□李北园

这似乎是一堂寻常的语文课,更确切地说是作文课,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叫《尽职的快乐》,要求只要和履职的快乐有关,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。构思,动笔,写作,修改,结束,作文课应该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。然而,在二战后的冬日德国北部乡村,这堂课的场景相当混乱。学生们交头接耳,唉声叹气,无法理解作文题的意思。有的人因为紧张,抽风病马上就要犯了;还有人把自己调整成呼吸急促、青筋暴起的样子,装病逃避写作;还有的人把一片空白的作文本交给了老师……

那个交了空白作文本的学生名叫西吉·耶普森,是小说《语文课》的主人公。《语文课》是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·伦茨的作品,小说从教养所里的一堂语文课写起。所谓的教养所,表面上看起来与一般的学校没有多大区别:课程丰富多元,老师们有的严肃古板,有的极富爱心。不同的是,这里的学生全都是“问题少年”。在二战结束后的动荡岁月里,他们被关进了岛屿中的教养所,每天除了面对正常的课程之外,还要面对一批又一批试图研究他们、改造他们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,像实验的小白鼠一般被当作观测对象。学者们并不关心孩子们的心理创伤,只是机械地按照教科书的方法来履行他们的职责。

西吉·耶普森是乡村警察严斯·耶普森的小儿子,在进教养所之前,他和家人生活在德国北部的石勒苏益格-荷尔斯泰因地区,他的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,他还有一个哥哥、一个姐姐。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二战期间的家庭,大儿子被送到部队参军,青春期的女儿整天躁动不安,父母宠爱的小儿子则用好奇的眼光打量世界。改变发生在1943年4月的一个星期五。警察严斯·耶普森收到一项从柏林发来的关于禁止绘画的决定,他要把决定传达给当地画家马克斯·南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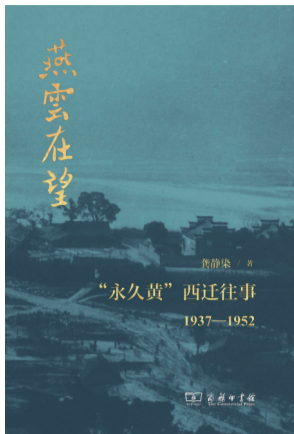
画家马克斯比警察严斯大八岁,两人在同一个地区长大,马克斯还曾救过严斯的命。那年严斯大概九岁或者十岁,从滑溜溜的泄洪道闸掉进了水里,马克斯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水下,终于抓住了严斯的衬衫,把他拽出了水面,为了要从一个夹缝中钻出来,马克斯还折断了一根手指。马克斯性格开朗、为人机敏,严斯的小儿子西吉一直很喜欢他,他也对西吉很是宠爱。即便这样亲密的关系,也没能阻止严斯严格地履行警察的职责,他带着西吉来到马克斯家里,非常严肃地下达了来自柏林的决定,勒令画家停止创作。

年少的西吉无法理解,为何一道无形的“禁止作画”命令能让父亲如此上心。马克斯和周围的人,也对严斯的做法感到不解,当听到严斯一本正经地说自己是在履行职责时,他愤怒地表示当年应该把严斯留在水底喂鱼。他还说,即使不能用画笔创作,他也要画肉眼看不见的画。此后,西吉惊讶地发现父亲拥有了“第二视觉”;画家明明只是拿出一张空白纸,父亲却看到上面画满了“看不见的图画”,并明令禁止画家在头脑中作画。

西吉模模糊糊地感觉到,曾经善良温和的父亲,已经变成了一台冷漠的机器,履职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,家人和朋友,统统要为此让路。在不安和惶恐中,西吉默默地成长。终于,石勒苏益格-荷尔斯泰因地区的居民收到了战争结束的喜讯,纳粹政权覆灭。但严斯继续一丝不苟地执行着“禁止作画”的禁令,走火入魔一般准备烧掉所有能找到的画。面对父亲的不可理喻,少年西吉奋起反抗,不顾一切地想保护那些画作,最终做出偷画之举,被关进教养所。在教养所的语文课上,西吉心中汹涌澎湃,他想写出父亲尽职的故事,但当把“尽职”和“快乐”联系在一起,却又不知从何下笔。于是,他只能交出一个空白的作文本给老师,随后被关进禁闭室,直到他平复心情,找到思路写出心中所想,才被放了出来。

故事的结尾,少年西吉想象着自己第二天的生活:他将被管理员带到所长面前,交上已经写好的作文,所长会翻阅作文,但不会从头到尾去读其中任何一篇,“只消他一个手势我们就会坐下来,不动声色地相对而坐,大家都很满意,因为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获胜了。”这个带着反讽意味的结尾,是解构,也是点题。

小书里的“西吉”,其实是作家名字“西格弗里德”的昵称。出生于1927年的西格弗里德·伦茨是二战的亲历者,他在纳粹的鼓动下应征入伍,但很快看透了战争的残酷与虚无,以决绝的姿态告别部队,从此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。后来更凭借《语文课》《家乡博物馆》等多部反战作品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,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·格拉斯、海因里希·伯尔并称“当代德语文学三大家”。在伦茨看来,写作是一个持续而长久的反思过程,也是对自我的拷问。而《语文课》超越其时代内容的价值在于,它提醒人们保持独立思考的重要性。



《燕云在望:『永久黄』西迁往事》  
商务印书馆  
龚静染著

## 尚有大星一颗存

□陆远

南京江北新区大厂街道宁六公路东侧,有一座纪念广场。广场正中矗立一尊铜像,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“工业先导、功在中华”的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”范旭东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范旭东和他的同道先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精盐工厂久大盐厂、中国第一家制碱厂永利碱厂、中国第一个私营化工研究机构黄海化工研究社(合称“永久黄”团体)。而他整整90年前在南京创办的永利硫酸铵厂(即永利钼厂),不仅是中国第一家制酸厂,而且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化肥生产企业,中国的第一袋化肥,第一包催化剂,第一套合成氨、硫酸和硝酸化工装置等,都从这里诞生。

然而,“永久黄”团体的开创性事业,绝非一路鲜花着锦凯歌行进,相反,他们筚路蓝缕命途多舛,特别是在抗战的硝烟中,“永久黄”的千百同仁拼尽全力与战争赛跑,以常人无法想象的坚忍与毅力,勉力保存下这“吾国惟一化学命脉”。作家龚静染积20年之力,以极大的耐心搜集史料,遍访旧人,完成了《燕云在望》一书,首次生动而翔实地记录“永久黄”身陷家国困厄,却倾力奋斗、微光成炬的西迁往事。

兴办硫酸铵厂,是现代中国的一件大事,硫酸铵不仅是现代化肥的主要原料,也是军火原料硝酸的主要来源,“平和时代为农田肥料之泉源,一旦国有缓急则改造军火以效力于疆场”,其重要性足以左右国家兴衰。九一八事变后,范旭东调查发现,日本已建立13家化工厂,每年生产的合成氨超过70万吨,中国的耕地面积是日本的30倍,却没有一家化工厂!他疾呼“深盼于国家存亡呼吸之顷,毅然以全力促成(硫酸铵厂的创办),为中国存万祀千秋之命脉”。在他的奔走努力下,1935年9月18日,永利钼厂办公楼在南京六合落成,工厂正式入驻办公。这一天,与会来宾坐船从下关出发,经八卦洲到卸甲甸厂区,遥望新厂房“雄踞江岸,气象之新,令人心壮”。范旭东特意选在这一天举办开工典礼,就是为了不忘国耻,“今日九一八,吾辈在此摄影,伫候东北四省光复时,再共摄一影”。1937年2月5日,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第一桶硫酸铵出炉,范旭东在公函中难掩兴奋:“列强争雄之合成钼高压工业,在中华于焉实现矣。”

一切都是新的,就像一颗种子种下去,然后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,这是承平年代最普通的际遇,也是1937年春天永利钼厂的缩影。然而这个春天太短暂了。仅仅半年之后,七七事变爆发,淞沪会战旋即打响,永利步入沦陷的前夜。

1937年8月21日清晨,6架敌机飞临厂区上空,掷下5枚炸弹。身在外地的范旭东立刻给工厂发去电报:“吾辈当以最大忍耐与信心,克服一切困难,为祖国化工尽瘁至敌人屈服而后已,幸毋悲愤,仍当努力恢复工作。”随着战事逼近,11月中旬以后,与学校、机关一样,一幅史无前例的工厂企业流亡图卷惊心动魄地展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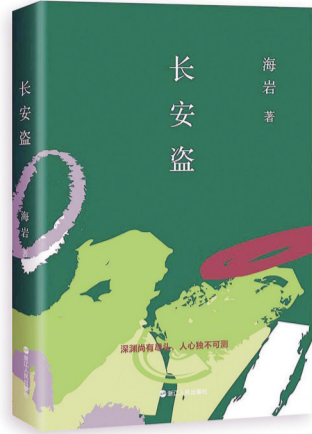
由安徽而湖北,再到重庆,“永久黄”的西迁历程,只是这幅壮阔画卷中的一角。1938年3月,“永久黄”全部员工迁渝;9月,久大自贡模范制盐厂开业;1941年,重庆永利碱厂初步落成;同年,侯氏制碱法研制成功;1942年,中国最深之井开凿成功,发现天然气和黑卤……如此大规模的企业集团在物资匮乏、交通阻塞的西南腹地诞生,在历史上是罕见的,既是苦难,也是壮举。幸赖龚静染先生的丰富史料和一支健笔,我们得以感受到无数历史细节背后的悲壮底色和家国情怀。

范旭东、侯德榜、孙学悟等“永久黄”的领袖和骨干,是宏阔眼光、胸怀和抱负的大商人、大学人,他们的名山事业同时展现了近代中国启蒙与救国的双重变奏。即使在抗战最艰难的境况下也绝不将就,用范旭东的话说,“情肯不做,做就做好,做就做成……否则势必永久呻吟于落后的不利地位”。

1942年12月12日,九龙半岛沦陷。第二天一早,《大公报》编辑徐铸成去看望避居香港的范旭东。这位60岁的老人一夜无眠,看上去精神却很好。他对徐铸成说,“我昨晚听了一夜炮声,很高兴。了解到日军炸弹的爆炸力很有限,可见它的炸药制造并不怎么先进,我们再努力一把,完全有可能追过它”。他接着说:“我们在化学工业方面力求进步,产品在国际上列入先进的行列,那就在这方面立了一根坚实的柱子。中国有这样几十根柱子,基础就牢了。有了这些柱子,终有一天,会盖好一幢举世瞩目的堂皇大厦。”徐铸成说他听了以后肃然起敬,竟至泪下。

三年以后,范旭东抱憾辞世。追悼会上,一个女工送来挽词:“我们工人永远不会忘记你”。周恩来、王若飞合署的挽联上写着:“遗恨渤海留残业,深痛中国失先生”。

## 删言快语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  
海岩著  
《长安盗》

## 爱情与盗墓的双面传奇

□删乐昊

如果不是因为关注武惠妃墓盗掘案,我可能不会翻开这本海岩的小说《长安盗》。

武惠妃墓盗掘案是2006年前后震惊全国的文物要案。在西安市长安区大兆乡,一座唐代大墓被盗,文物部门介入后发现墓室内洗劫一空,但墓室四壁的壁画极为优美罕见,甬道顶端的祥云仙鹤,墓室壁的大型全景山水壁画和杂技百戏图,足可证明这是一座高级别大墓。专家们在墓室发现一方残缺的哀册,能清晰分辨出一个“贞”字,另一个字只存有最上方一段,猜测可能是一个“顺”字。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武惠妃死后,曾被追封为“贞顺皇后”,这会不会就是武惠妃墓呢?孤证不立,很快村民主动给考古队送来附近发现的一方青石墓志铭,上面刻有“陪瘞(yi)于敬陵宠”的字样,双重证据坐实了墓主人身份确是一千多年前那位备极荣宠的女人。

关于唐玄宗的风流重情,历史里流传多是他与杨玉环“三千宠爱在一身”最后导致红颜倾国的爱情传奇,但在杨玉环之前,他专宠的却是武惠妃。

武惠妃本是武则天的孙侄女,从小被武则天抱养在宫中。武则天死后,武姓一族遭到清洗贬黜,武惠妃被废皇族身份,沦为宫女。据说唐玄宗是在晚宴群舞的宫女中看到了这个17岁的女孩,几天后,唐玄宗传她入大明宫,又过了几天,赐封她为婕妤,在后宫位列三品。这种破格提升震惊朝野,倒不是因为皇帝任性提拔一个地位极低的宫女,而是因为这个女孩乃武则天亲手抚养大的血亲。对于唐代李家王朝来说,武则天夺权称帝的阴影还未过去,现在又来了一个武家女子,没几下就魅惑住了皇上,这还了得?

当时皇后没有子嗣,武惠妃却在赐封当年就生下皇子,不到一年,这个男婴死于怪病,此后接二连三,武惠妃所生王子公主全部夭折,惠妃生下第四个孩子又是儿子,未满月即有刺客来暗杀,这时唐玄宗才开始相信,后宫确实杀机四伏,于是把皇子交给自己的大哥宁王,秘密送到宫外抚养。

唐玄宗曾试图正式立武氏为皇后,遭到群臣激烈反对,有的老臣甚至以死上谏,皇帝不得不妥协,但他随即封武氏为惠妃,惠妃不是一个名号,而是一个职爵,同时宣布武惠妃为后宫之主,宫中待遇等同皇后。武惠妃所生皇子李清,也就是后来的寿王李瑁。武惠妃为李瑁选择了一个民间女孩为妻,这个女孩跟惠妃一样能歌善舞,名叫杨玉环。惠妃死后,她选中的儿媳取代了惠妃的专宠位置,陪伴玄宗侧畔,帝王惊世骇俗的不伦痴情,也让白居易留下“从此君王不早朝”的诗句。

武惠妃如此特殊,她的墓自然不同凡响。遗憾的是,敬陵多次被盗,连重达27吨的石质棺椁都被拆开,盗运到国外。

盗墓贼杨彬,原本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,爱好摄影,后来痴迷文物,研读专业考古书籍,水平甚至比肩文物专家,他不但擅长寻找古墓,对揭取壁画、文物修复都非常精通,是西安文物走私界的头号人物,黑白两道通吃,建立起盗掘、修复、贩运的网络。他的文物修复工厂,很多原材料直接从国外进口,技术手段领先。杨彬落网后,警察搜出了一个大容量硬盘,里面存有极其完备的西安及周边地下古墓及文物资料,杨彬就靠这些资料提前给藏家“看货”,有的藏家甚至可以“点菜”,按图案指名要他去盗。

为了盗走巨型石椁和壁画,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,杨彬和他的手下先后6次进入武惠妃墓,把几十吨重的石椁拆分打包,分批运到广州并走私到香港,最后以百万美金的价格卖给了一位美国私人收藏家。

武惠妃墓石椁是目前已知唐代石椁中最大、彩绘保存最完好的,对研究唐代的建筑绘画、陵墓制度都具有重要价值。美术史专家巫鸿甚至认为,其绘画极有可能是吴道子的手笔。盗案侦破后,警方开始了漫长的文物国际追索,美国人起初不太愿意归还,经过多次谈判,并赴西安实地考察武惠妃墓被盗窃的现场和严重的破坏程度后,美国藏家改变了主意,同意将这尊重要的唐代石椁还给中国。

盛唐与当代,宫廷与乡野,爱情与盗墓……仿佛硬币的AB面。如果你有幸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见过这尊石椁,不妨对照着读一读这本《长安盗》,虽是虚构的小说,却也勾勒出了几分真实的线索。

## 远见近拾